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郊特牲第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  
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  
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禮記卷二十四  
饋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大路繁纓一就先

為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大路繁纓一就先

路三就次路五就此因小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郊

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

氣臭也血腥爛祭用氣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

也大饗尚暇脩而已矣亦不饗味也此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小少及薄味為貴各依文解之既以郊祭名篇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丘圓

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

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

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

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下之

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

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

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

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先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

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

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此極輝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

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熒怒白帝曰白招拒黑

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

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

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

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

文謂大暉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

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言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

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

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

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

禮記卷二十四

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爲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禘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

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謀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鐘爲宮之外皆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玉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

禮記卷之四十四  
禮記卷之四十四  
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辟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辟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性幣各放其玉之色案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匏為盛牲之器義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圓丘圓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北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

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圓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圓丘之祭周人則以鬯配之祭法禘鬯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

王六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  
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  
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圓丘之祭皇  
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  
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鐘之樂六變以  
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  
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  
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  
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  
禮云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  
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享大宗伯次  
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  
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醴齊以  
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  
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

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  
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  
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  
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  
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醴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  
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為賓長  
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  
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  
臣終獻亦用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圓丘之  
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齊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  
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  
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  
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為圓丘沈齊獨  
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  
盎醴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醴齊何得反用泛齊乎  
今謂圓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

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  
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鬯以  
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鬯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  
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  
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  
又隨事曲解無所馮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  
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  
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  
下降神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然此郊特牲以下至  
降尊以就甲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所以  
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  
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  
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  
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  
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  
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

供三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禘用大牢者彼尋  
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  
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  
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  
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  
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  
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  
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  
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  
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  
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  
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  
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  
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  
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  
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

駢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天  
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  
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尋常山  
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磔禲  
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則用牲物凡外祭  
毀事用尤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牡祈禱之祭或用牡  
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牡其日月以下及五  
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 而社稷大  
牢者社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  
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崐崙地祇用  
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  
稷與神州其樂用大蕤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蕤歌  
應鍾以祭地祇注云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其玉神州則用  
兩圭有邸其社稷無文崔氏云王當與神州同用兩圭有  
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崐崙

服無明文崔氏云用大裘為崐崙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  
宗伯琮八方象地其樂則用函鍾為宮故大司樂云凡樂  
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  
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圓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  
正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專用大瓦鬯三獻文具崔氏義宗  
於此煩而不錄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謂天子  
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 諸侯適  
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 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  
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躬膳大牢非是殮積饗餼  
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摠包饗餼殮積之等雖牢數  
多少有異皆用大牢也今謂此經說以小為貴天子少而  
諸侯多又膳文與躬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 貴  
誠之義也 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  
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牡牡之情貴其誠慤之心  
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

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  
饋顯其貴誠也不取六牢之意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  
帝弗用也 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  
是以云故 易曰婦孕不育 正義曰此易漸卦九三  
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  
九五互體為离离為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  
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  
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也 大  
路至五就 因貴誠重小故說以少為貴也大路躬祭天  
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  
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躬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躬  
路也躬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先相次為言對  
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  
禮器至誤也 正義曰今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  
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二案禮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  
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為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

若以先為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  
路五就為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為誤也 郊血至臭也  
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  
禮之法郊天燔柴為始宗廟以裸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  
小祀鬮辜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者謂正  
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 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  
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合更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  
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饗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  
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  
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爛爛又稍近味 諸侯至已  
矣 此一經亦明貴氣義也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者灌  
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  
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  
裸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諸子諸  
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  
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

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  
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實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  
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 灌用臭也者覆說諸  
侯為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  
貴氣之禮 大饗尚服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  
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  
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南本或  
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于時先  
薦服脩于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服脩而已矣此亦  
明不饗味之義也 此大至侯也 正義曰以文承上  
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治祭恐此大饗者亦是禘祭故云  
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為賓下云大  
饗君三重席而酢焉皆論待 大饗君三重席而  
諸侯之事故以為饗諸侯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  
酢焉 言諸侯相饗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獻酢禮敵也

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三獻卿大夫來聘王君饗燕  
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

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各依文解  
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實

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

言諸至敵也

正義曰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

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  
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緹席畫

純止有二席得為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為三重  
謂鋪莞筵三上加緹席一熊氏以為席之重數異於棺也

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人俱是諸侯  
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

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獻酢禮敵也 三獻  
至卑也 此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

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  
為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

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 三獻至單也

正義曰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摠號若春秋之時則與此禮有異若霸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鄭人饗趙孟具五獻邊豆杜元凱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云下臣得貺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是也云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者案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其介為賓注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為苟敬饗時則否今此注云饗燕之賓為苟敬連言饗者因燕而連言饗其實饗時賓自為賓不為苟敬也案燕禮注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

為賓揖讓升乃命宰夫為主人獻賓於西階上其有勝羣臣入即位如燕禮案禮主人與賓俱升自西階主人酌於賓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就筵祭酒西階上卒爵以酢主人主人於賓右北面受酢此是使宰夫為主人與賓相獻之禮也據燕禮之文唯有賓酢主人無賓酢主君之禮今此主君專席而受賓酢者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於說屢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媵觚于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公也但禮不具耳皇氏以介為賓宰夫為主人賓與主人席於西階上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面又席主君於堂中南面今案鄭注燕禮主君迎上介為賓宰夫為主人獻賓之後如燕禮如是則事事如燕禮案燕禮筵賓于戶西南面席公于阼階上西面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燕禮席位分明如此而皇氏乃云主人與賓俱席西階 饗席有

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

孤子秋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言

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飲養陽氣也故

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者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之義也者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

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也其義一

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者老之下以秋是

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

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

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為饗故有樂陰時為食故無樂也注禘當至夏禘正義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

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能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

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

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

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躬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為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不敢用褻

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且當

為神篆字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鼎俎邊豆所法陰陽之之誤也 事 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

物屬陽故其數奇 邊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 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

謂邊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邊豆所以用水土品族

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眾多品族也何意如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入之食

味神以多大為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

數奇也又有陪鼎脚一也臠二也臠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

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是正俎也 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

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清其一俎

司士羞豕肉清此二者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邊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

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邊與豆同是邊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邊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也邊人饋食之邊棗栗桃乾榛榛實凡有五物似五邊者熊氏云乾榛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物實六邊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賓朝聘者易和說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此

也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匏笙也樂由陽來

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得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其所禮既云無可馮據今約大射及燕禮解其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

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主人引賓升主人酌獻賓賓拜受爵坐啐酒拜告旨樂闋賓飲

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盥洗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爵拜主人答拜樂闋主人洗爵受酢於公

主人受酢畢主人又盥洗媵觚于賓所謂酬也主人飲畢酌以酬賓賓進前受酬奠于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

階下媵爵於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受爵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旅

畢主人洗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編又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受旅

畢主人又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工升

歌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宮此是大射賓入門至

工升歌之節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  
樂闋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是已之臣  
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餘與大射禮同以  
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  
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  
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 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  
作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  
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  
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  
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  
作樂也 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  
樂闋則歎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 奠酬  
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解於公所謂酬  
也公奠奠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

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

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

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

禮燕已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

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

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

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

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

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而出所奏也九曰醵

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

天子所以尊元侯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

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享燕元臣升歌三

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享亦歌

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

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

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

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闕之義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闕凡樂三闕也一是賓飲畢樂闕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闕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闕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闕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闕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闕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闕之文何得卒爵樂闕之中數之為三闕皇氏非也

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文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饗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匏笙也竹簾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樂由至物得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地龜為前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鐘金也獻金為

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

加璧往德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眾也幣庭

實也眾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

而節遠邇之期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

事也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以鐘次之者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為

金而謂之為鐘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鐘次之也

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參

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

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束帛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

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比本為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庭燎之

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

武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摠論朝聘失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

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襲

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為始注僭天至三十正義曰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朝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閣對

禮記卷之二十四 禮記卷之二十四 禮記卷之二十四

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注**僭諸至名武 正義曰案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

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

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

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與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

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

亦得用之故卿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

用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

使所以申信也 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王不

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

乎諸侯之庭 非其與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

私覲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

君而行輒行私覲是非禮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覲若專使而出則可為之故云

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覲所以申

己之誠信也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

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 而庭實私覲何為乎

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

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覲何得為乎諸侯之庭譏

其與君無別也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

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

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

**注**其君至私見 正義曰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覲今云

私覲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云朝覲是君親行之事

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 貳君也

私覲是外交也

###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覲非禮之事 朝覲大夫之

私覲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

君而行輒行私覲是非禮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覲若專使而出則可為之故云

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覲所以申

己之誠信也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

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 而庭實私覲何為乎

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

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覲何得為乎諸侯之庭譏

其與君無別也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

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

約聘禮有私覲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

其饗君由

強且富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相始也

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

君又死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

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明饗君非禮也

覲禮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正君臣也

下堂而見諸

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

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疏**

正義曰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

者大夫強盛則于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

由三相始也者從三相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相而來故云由三相始也

**注**三相至死也

正義曰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是桓公子也云慶父與牙

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辟內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脅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鳩牙者案莊三十二年

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偕叔待于

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是也後慶父殺二君者莊公三十二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共仲

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子武闈是弑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偕

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慶

父又死也案三相之前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而云由三相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猶如論語云十世五世希不失矣三相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然此經注並公羊文以左氏傳為解耳 明饗君非禮也 正義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 禮至以下案觀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 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夷王至子也 正義曰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褒立是為夷王懿王是康王之

玄孫夷王是懿王之 子故云玄孫之子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

擊乎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

諸侯之僭禮也 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

舞也白牡大路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 殷天子禮也

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

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

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 故 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褱褱繡領也

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

賁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

禮亂矣言僭所由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

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

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疏**

正義曰此一節摠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各依文解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

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

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工之車今乃乘般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注**言此至禮也

正義曰案小胥天子宮縣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擊玉磬則臯陶謨云鳴球是也終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

六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位所云皆天

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而得

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

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僭也云錫傳其背如龜也者詩云

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傳其盾

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

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

子之禮也臺門至禮也此一經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而旅樹者旅道也

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相饗則設尊兩楹間坫在其南坫以土為

之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繒也黼刺繒為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漆繒為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裏衣猶今中

衣單也大夫之僭禮也者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注**言此至領也正義曰旅道也所

行處故以為道也云屏謂之樹釋宮文引管氏樹塞門者  
據經旌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  
帷者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  
也云反坫反爵之坫也者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為尊  
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  
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  
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  
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者案論語云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被注云其獻酢之禮  
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  
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  
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實於  
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  
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  
論語注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  
或可初酌之時則奠於坫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

存焉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  
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云繡讀為綃綃綺  
名也者案注引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為綃綃綺  
屬以魯詩既為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領  
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  
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為綃又引詩素衣朱裸者證黼不  
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裸故云裸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  
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為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  
服皆以布為之皇氏云此素為中衣兼為朝燕服之中衣  
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  
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為領丹朱  
為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謂非四命大夫而著素衣為  
僭今為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為僭也其大夫  
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  
朱以為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  
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於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相叔為

諸侯也 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 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 注魯自以至僭焉 正義曰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

氏與馭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

禮記正義卷三十四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

二代

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天子存二代者

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

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驥等說引外傳曰五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五代而已而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

**寓公不繼世**

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也

**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 寓寄至尊也 正義曰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

**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

**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辟國君也

**疏**

正義曰此一

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為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

**為君之答已也**

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事 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

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己故不自來不報而去

小臣至逆

也 正義曰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故鄭云復謂奏事 鄉人禘 逐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孔也逆謂受下奏

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神依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

論孔子存神之事 鄉人禘者庾云禘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于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故用祭服以依神

何以射 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

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

子設 正義曰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 疏 體合樂故云射之以樂 何以聽者言何以能

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 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多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

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為士之法

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為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縣弧之義也者以男子初生縣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

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男子至設悅 正義曰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

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

故辭以疾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

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

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

祭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于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譏而問之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辭也

孔

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

之於西方失之矣

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

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劑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之於庫門內者繹祭

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 祊之於東方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 朝市之於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 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

**注**

祊之至為王

正義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

之西室者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為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

釋官云閔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祊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者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

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天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

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儋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儋尸也引周禮大市日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日中百族為主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為主謂商賈家在外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販夫販婦皆言為主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為日側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日昃映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牆謂之墉北墉

社內北牆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

天子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大社工為羣姓

所立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

社北牖使陰明也

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

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

民美報焉家王中雷而國王社示本也

中雷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

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

者以於車賦出長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

穀一乘乘或為鄰 明所祭之禮 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

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 君南鄉於

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

社時以社在南設王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

祭之是對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

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

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

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者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

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

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

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 薄社北墉使陰明也者

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

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墉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

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

之道故也發此句為下張本也 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

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 取財於地者地須財財並在地

出為人所取也 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

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

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 故教民美報焉者此

結祀社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

也 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

於中霤 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

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

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

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唯爲  
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  
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唯社丘乘共粢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  
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於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  
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  
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  
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 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結美  
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  
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能氏云祭社稷之神爲報本  
祭所配之人爲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注大社至所  
立 正義曰知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  
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  
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  
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

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  
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  
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  
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  
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  
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  
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  
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  
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  
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  
今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  
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  
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  
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  
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  
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

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  
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  
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並  
縣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  
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  
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  
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  
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  
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  
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  
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  
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  
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  
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  
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  
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

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  
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  
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  
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上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  
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  
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  
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  
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  
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  
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  
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  
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閒于兩社  
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  
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  
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  
今之里社又鄭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  
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  
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  
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  
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  
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  
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  
之用刑官爲尸則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  
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  
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  
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

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  
圭有邱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而社許  
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  
上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  
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  
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神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  
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  
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  
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以稷  
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  
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土示  
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上土祇則  
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酌原隰下之  
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

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 **單出至一乘** 正義

曰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

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

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

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鄆鄙

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鄆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於祭

醜黨祭祭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屬

閭民祭社祭祭醜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持

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

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羨也

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

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

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 **季春出火為**

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

**焚也** 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 然後簡其車賦而

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備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  
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 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

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  
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  
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  
而流示之禽而鹽

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  
讀為龍行田示之以禽

使故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  
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 失伍而獲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  
之事 季春出火為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為焚

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  
記者錯誤遂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  
當在仲春也為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  
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  
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  
親自誓此士眾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  
祭社故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勅之以  
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也者謂  
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  
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以示士卒也而鹽諸  
利者鹽者艷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欲  
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上  
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  
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  
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為犯命不免罰也故  
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為得禮戰則克勝祭則

**受福** 注謂焚至始出 正義曰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  
火出為夏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  
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  
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 注簡歷至誤也

正義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者經云左之右之軍或須左  
或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須起崔氏云謂士卒至前表而  
坐將行而起崔氏所言是仲冬大閱之禮未知春時亦然  
以否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  
以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以火田  
田止弊火者周禮大司馬職文引之者證仲春火弊而田  
止云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者案司燿云季春出火民  
咸從之故民乃用火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  
者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為焚萊祭社故稱季  
春 注鹽讀至私之 正義曰鹽艷聲相近故鹽是愛欲  
之言故讀從艷也云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二者大司馬文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

**注**書曰至宗柴正義曰此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郊

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也者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注**易說至長也正義曰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案書傳云

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寅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北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

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疏**正義曰大猶徧也雖特尊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

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

**注**大猶至為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為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

先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

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燔柴也

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

禘於四郊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爲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

**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

**赤也用犢貴誠也**尚赤者**疏**正義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婦

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疏人為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郊之用**

**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

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

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

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

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

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

先有事故云始也**疏**言日至周事**正義曰日以周郊**

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

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

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王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圓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

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爲周字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爲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郊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立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立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立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矣苟其不思

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立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圓丘之  
祭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圓  
丘之祭也立既以祭法禘嚳為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而立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  
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  
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  
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立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  
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  
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圓丘之文知  
郊則圓丘圓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  
之圓丘於郊築秦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  
性故祭法云燔柴於秦壇則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  
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圓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  
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  
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  
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以

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為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  
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  
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  
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  
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圓  
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  
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圓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  
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素  
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圓  
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  
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  
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騷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  
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案聖證論  
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  
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  
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案郊與圓丘是一又引韓

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  
立同周禮圓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  
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  
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  
與鄭立同融又為圓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  
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  
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圓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  
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  
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立大事王  
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及異義皆  
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  
氏以為魯冬至郊天夏至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

之義也

受命謂告

**疏**

正義曰郊事既尊不敢專制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

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是也

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

禰廟卜之也 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

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

者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

之義也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

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

賢而置之聚眾 疏 正義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

而誓之是也 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

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

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

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

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

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 親聽誓命者因

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

禮記卷三十五

之故禮器云聚眾而誓之是也 受教諫之義也者釋也  
義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

姓也 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 祖廟也百官公

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 祭之日王皮

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報猶白也夙與朝服以待白祭事者

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 疏 正義曰自

宗伯逆筮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 疏 澤宮而還

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

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

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疏 百姓至之室 正

義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

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

此還齊路寢之室者上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

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 鄭既云王自此還齊

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

以誓命重相申勅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 報

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

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當且服日

視朝之服也 示民嚴上也者結早朝著皮弁朝服以聽

祭報之義示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 疏 周禮至王也

正義曰引之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

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 弗命而民聽上 化

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 嚴 疏 正義曰郊祭之且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

出以干王之吉祭也 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

禮記卷三十五 十七

反道剗路之士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  
界廣埽新道也 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  
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  
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  
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  
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  
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感美  
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  
等此不言者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  
文不備也

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戴冕璪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天之數不過十二 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 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 天垂象聖人

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明謂則之 疏 正義曰

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首戴袞冕其璪  
十有二旒法則天數也 乘素車者乘旂之朴素之車貴  
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 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  
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 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  
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  
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  
於人故事事則之 注 謂有至下也 正義曰此明被袞

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  
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  
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著袞冕故經云袞也  
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

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注天  
之至十二 正義曰此哀七年左氏傳文注素車至禮

也 正義曰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  
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

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用駢牝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 帝牛不

吉以為稷牛養牲必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牢中所

唯具遭時又疏 正義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  
選可用也 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 以

為稷牛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  
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

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  
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

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  
具而已是分列天神與人鬼不同注養牲必養二也

正義曰案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  
不郊公羊云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

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  
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注滌牢至

用也 正義曰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掃清除故周禮  
掌養馬者謂之廋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

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  
可者凡帝牲選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

月若臨時有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配上帝也言俱本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

也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  
於天以配本故也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一經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祀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八** 所祭有八神也 **伊耆氏始為**

**蜡**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 **蜡也者索也** 謂求索也 **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

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 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祭百種以報**

**嗇也** 嗇所樹莡之功使盡饗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大蜡八者即鄭生**

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懸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 正義曰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蕡稗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為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始為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 **歲十至之也** 正義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

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為十二月皇氏以為三代各以十二月為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先嗇至是也 正義曰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者 此一經為下鄉良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饗農辰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

**義之盡也**

農田畷也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禽獸服

不氏所教擾猛獸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

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

祭坊與水庸事也

水庸疏 正義曰此一經

總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畷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畷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言禽獸者猫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猫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 詩云至獸也 正義曰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今毛詩作綴旒在商頌長發之篇云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者若非猛獸

不能殺害於物以助天故也。迎其神也。正義曰恐

迎猫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事也者

是營為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

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

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

殺也。疏。正義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

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沉溢。昆蟲母

作者不蟲螟冬蝻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母

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

各歸生數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

祭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

今得報非祈禱也。注。此蜡至知矣。正義曰蜡有八神

悉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

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

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蜡

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虫

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

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

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 注祭謂至狐裘 正義曰上

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

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公於是勞

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

田夫是也 勞農王制文

**也** 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 **疏** 正義曰此解上息田

之也 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夫用黃衣黃冠之意

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

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

###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大羅以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

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

人士臺笠細撮又曰其餉伊黍 **羅氏致鹿與女而**

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 **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

**國** 詔使者使歸以此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

**種也**

華果菘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菘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蜡祭

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 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 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 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 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云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

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菘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菘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畜藏與民爭利 詩云至伊糾 正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為笠緇布為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 戒諸至利也 正義曰天子可蓄聚斂藏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不可蓄藏蘊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 四方年 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

為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順也郵表燬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

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曰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

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

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

乃通者謂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

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注蜡有至八也正

義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

中之害不得分為二不言與故合為一也注詩頌至百禮正義曰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

豐年多黍多稻故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注息民至必矣正義曰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

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

是臘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

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土功

建亥之月起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日至而畢也

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謂

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糜饗茹菹磨饗饋食之豆有葵菹臠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 籩

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

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

道也言禮以異為敬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

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

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

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

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武萬舞也酒

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

黻文繡之美䟽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

簟之安而蒲越豪鞣之尚明之也大羹

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

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

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

褻之其也如是而后宜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稟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牲陽也庶物陰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

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周

所造於諸侯為上也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

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

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

也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魚鼈醢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

菹至之道也偏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謂朝事

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菹菹

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

祭末醢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為之若葵菹豚拍

之屬是也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中之物

若羸醢魚醢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

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

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

子朝事之籩其實有糴蕡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

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

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藝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

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者

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

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注此謂至云也正義曰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醢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

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藟茆菹麇藟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藟其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筍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醢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蜃蚶醢蜃為水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先王至義也此以下摠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飲嗜而不可好也者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供事神明之道不可回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酒醴至后宜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也蒲越橐鞞之上者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鞞之上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橐鞞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橐鞞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

義也 **注**尚質至鄂也 正義曰尚質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則玄酒明水之尚及疏布之尚是也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者周禮秋官司烜氏文也云蒲越豪鞞藉神席也者今禮及隋禮豪鞞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云幾謂漆飾沂鄂也者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為沂鄂也 **注**牲陽也庶物陰也 正義曰案宗伯云以天產作陽德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也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陰也者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然聘禮陳醢醢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與此不同者醢是穀物所為其體清輕故為陽也醢是肉物所為肉有形質故為陰也文各有所對故不同也 黃目至外也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縷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為目是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者解用黃目之義

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 **注**黃目至上也 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祭天至斷也 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 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 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 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 始冠三加先 **大古冠布齊則**

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

人緇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也

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東序少北近主位醮於客

位加有成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

之敬其名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

貌為玄冠也周弁殷哱夏收齊所服而祭也三王共皮

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

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言年

五十乃爵為大夫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

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篋絰乃

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

德之殺也

言德益厚官益尊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

爵死無謚

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

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言禮所以尊尊其有

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

之所以治天下也

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尊卑加冠

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各依文解之

冠義者一節總論

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

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

釋有緇布冠之由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

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緇也孔

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緇而後世

加緇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緇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

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緇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

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

冠後世不復用也始冠至冠也正義曰鄭云此者

解經始冠之義始冠者謂三加之時以緇布冠為始故云

先加緇布冠先加即始也大古至古也正義曰大

古無飾緇布冠無緇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者

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緇也引雜記文者證緇

布冠無緇而玉藻云緇布冠績緇則緇布冠有緇者皇氏

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緇諸侯則位尊盡飾

故有緇也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

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

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 ⑤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 正義曰

唐虞既用之為齊冠三代改唐虞之制齊冠不復用之以委貌章甫牟追三代去緇布冠其唐虞白布冠三代用之為喪冠緇布冠既棄而不用所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者彼謂儉且質故著古冠耳 ⑥東序

至位也 正義曰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 ⑦醮於客位尊之也

正義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 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意益大初加

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

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⑧始加至爵弁

正義曰此皆約士冠禮文案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偏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

人之北又設筭纒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纒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

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

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

畢又揖冠身出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

⑨重以至呼之 正義曰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 委貌至素積

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夏則為毋追之

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夏則為毋追之

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弁殷哱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繫繫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哱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

**注**常所至冠也 正義曰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謂委貌為玄冠 **注**齊所服而祭也 正義曰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 無大至之有 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依士

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而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五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 **注**言夏至冠禮 正義曰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者明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 **注**儲君至貴也 正義曰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

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  
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  
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  
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  
爵也 死而至無諡 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  
文也以士為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諡是為記之時加諡故  
云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者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  
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諡謂不制諡也 周制至諡耳  
正義曰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  
士一命上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諡者檀  
弓云士之有諡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上國為始明以前  
無諡也無諡即無諡也 禮之至下也 此經所論因上  
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  
義理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  
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

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  
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  
故也 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  
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天  
地合而后萬物興焉 目禮之義 夫昏禮萬世之  
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同姓或  
則多相

也幣必誠辭無不腆 誠信也腆 猶善也 告之以直信  
直猶正也此二者所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事猶  
以教婦正直信也 立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齊謂共牢  
而食同尊  
卑也齊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  
或為醮

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道也執摯以

相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鴈也男女有別然

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

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也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先王若大王文王出乎大門而

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先者

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

從子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

者也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傳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

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

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器

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

匏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

私之猶言恩也

舅姑降

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幽深

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序猶代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者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

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此與下昏禮為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

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襲

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賓之傳辭

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

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身婦人之德

也辭不虛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

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鴈也章明也壻親迎

入門而先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壻親御授綏者案昏禮婦降自西階

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親之也者謂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也故云親之也言壻所以親其

婦者欲令婦之親已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玄冕至敬乎玄冕齊戒廣陳敬事也玄冕謂助祭服也五冕通

玄故合為玄冕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自整勅也鬼神陰陽也者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

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者釋所為者  
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親迎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  
社稷內主也始此嗣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  
可以不致敬乎言宜敬也 注 玄冕祭服也 正義曰案  
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  
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 器用陶匏  
尚禮然也者謂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  
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  
是天質而自然也 厥明至餼餘者厥其也其明謂共牢  
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  
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餼婦餼餘謂舅姑食竟以  
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 私之也  
者解婦餼餘義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  
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  
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餼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

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夙  
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  
婦執筭棗栗奠于舅席又執服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  
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  
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  
魚腊無稷卒食一醕席于北墉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  
餼姑之餘卒食姑酌之此士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  
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者昏禮所以不  
用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樂陽  
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  
樂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

**氣也** 尚謂先薦之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條蕩

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

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滌蕩猶搖動也

周人尚臭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

合羶薌

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逆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

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鄉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

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

求諸陰

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謂朝事時

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膾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牲於庭

謂殺之時

升首於室

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

祭祝于主

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

索祭祝于祊

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

不知神之所

在於彼乎於此乎

室與堂與

或諸遠人乎祭于

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尚庶幾也

祊之為言倮也

儵猶索也  
所之為言敬也  
為尸有所  
富也者福

也  
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首也者直也  
訓所以升首祭也直

或為相饗食之也  
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

執奠嘏長也大也  
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  
尸陳也  
尸或詁為主此尸神

象當從主訓  
之言陳非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幽謂血也  
告幽全

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純謂中外皆善  
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肝夏祭心  
祭

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

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豆酒也  
取腠骨燔燎升

首報陽也  
腠骨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  
明水洗齊貴新

也  
洗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慌氏以洗水漚絲洗齊或為汎齊  
凡

洗新之也  
新之者敬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

絜著此水也  
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君再拜稽首

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

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割解牲體祭

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  
謂事祖禰  
稱曾孫

某謂國家也

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

祭祀之相

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相謂詔侑

尸也嘉善也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

自盡其敬而已矣

治肉曰肆臠孰也爛或為腊

舉罍角詔

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

神象也祝將命也

安安坐也尸始入舉罍罍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

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罍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縮酌用

茅明酌也

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

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親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五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

醖酒以清酒也醖酒蓋齊參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沛蓋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

汁獻

沉于醖酒

謂沛秬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薏鬱和以益齊摩莎

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也

猶明清與醖酒于

舊澤之酒也

猶若也澤讀為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醖酒以清酒沛汁獻

以醖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醖酒以舊醴之酒沛宅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祭有祈焉

祈猶求也謂祈福祥

求永

有報焉

謂若獲禾報社

有由辟焉

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

罪疾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

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

氣物也血腥燔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燔謂沈肉於湯次

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燔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燔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

謂先薦之正義曰言先薦者對合身饋孰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

祿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裸焉推此言之虞

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

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

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

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

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

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

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

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

為陳饌始於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

始於義非也

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

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

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

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闕然後出迎

牲者闕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

聲音之

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以先奏樂之義言天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 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 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矣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管合黍稷燒之

也此謂饋食時也 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 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鄰者明上炳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尸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口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漆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 天子至燒之 正義曰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漆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 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既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尸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脾管燂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主乃親洗所

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  
炭入告於室也 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尸西  
而南面也 謂朝至北焉 正義曰謂朝事時者以下  
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  
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  
脾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  
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  
室又出以隨于主前者隨謂隨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  
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  
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此云詔祝於室  
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邊豆者  
即是朝事邊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  
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  
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  
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  
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

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 制祭至  
氣也 正義曰知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  
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文升首以  
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  
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 直  
祭祝于主者直正也祭以薦孰為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  
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是也 謂薦至心耳 正義曰知薦孰時  
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  
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 索祭祝于祊  
者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  
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 是正祭之時既  
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  
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  
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  
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

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 **注**廟門至名也 正義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 或諸至者與此解索祭為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 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 祊之至陳也此皆訓祭祀所為之事

**注**為尸有所俎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 **注**人君至階也 正義曰少牢云臯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爾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注**訓所至植也 正義曰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 相饗之也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饌 **注**特牲至祝饗正義曰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與啐之 嘏長也大也者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六也 **注**尸或至非也 正義曰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主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為陳故云非也 毛血至道也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

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 血祭至主也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 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 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 取腓管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腓管燎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腓管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 報陽也者言腓管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為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明水流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流猶清也謂沛五齊使清故云流齊所以設明水及流齊者貴其新絜之義也 凡流新之也者釋流齊之意言所以流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絜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絜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祭黍至酒也 正義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口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為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為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為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

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  
云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  
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 ⑤與  
蕭至稷也 正義曰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脾膾燔燎故前  
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脾膾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  
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脾膾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  
黍稷故既奠然後炳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  
之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脾膾兼有  
黍稷故云亦也 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  
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  
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  
之事 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  
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  
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  
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 祭稱至  
寧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 以

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  
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  
唯稱曾孫而已言已足曾重之孫 ⑥謂諸至而已 正  
義曰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  
侯者注文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  
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  
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  
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士二廟  
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  
上士也 祭祀至讓也者解為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  
善也庾氏云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  
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  
所與讓也 腥肆爛臠祭者肆剔也臠孰也言祭或進  
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故云腥肆爛臠祭  
也 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

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之心不一耳 舉罍角者罍角爵名也天子曰罍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劍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罍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 詔安尸者詔告也安安也尸始即席舉奠罍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 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 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 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 縮酌至酒也 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 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沛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沛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和謂之明酌言欲沛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

**注**謂沛至酌也 正義曰謂沛醴齊以明酌者言沛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以醴比盎齊醴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醴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沛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醴酒事酒與醴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醴是和醴醴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者以別器沛之沛訖取之以實尊彝也言彝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為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為酌凡以爵行酒亦為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實爵與人皆稱為酌也 醴酒沈于清者醴酒盎齊也

澆沛也謂沛之以清酒盞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沛謂沛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醴齊沈齊沛之與醴酒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緹沈從盞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盞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記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 醴酒至相得正義曰醴酒盞齊者周禮云盞齊澆酌此云醴酒澆于清澆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盞齊禮運醴後有醴故知醴謂盞齊也云皆又味相得者盞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又味相得也 汁獻澆于醴酒者獻謂摩莎澆謂沛也秬鬯之中既有煮鬱又和以盞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沛之以醴酒也 不以至尊也 正義曰既以享酒沛醴齊清酒沛盞齊則沛秬鬯應亦用三酒今沛秬鬯乃用盞齊故云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沛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專相宜也 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者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醴酒謂盞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

與醴酒等皆沛於舊醴之酒謂以舊醴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沛之作記之時其事如此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沛醴齊以明酌沛醴酒以清酒沛汁莎以醴酒之意故記者云沛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醴酒沛於舊醴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 天子至毒也 正義曰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沛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為其味厚醋毒也者舊醴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薄酒沛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壞夏成其味厚久醋毒害故以薄酒沛之故國語云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持清酒沛於舊醴之酒 祭有至辟焉 正義曰有求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兵罪戾之事 攘除凶惡故解為弭災兵速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

齊之至祭者 正義曰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玄  
 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  
 陰幽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解思陰義也  
 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為親而祭故云所祭者  
 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居  
 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

